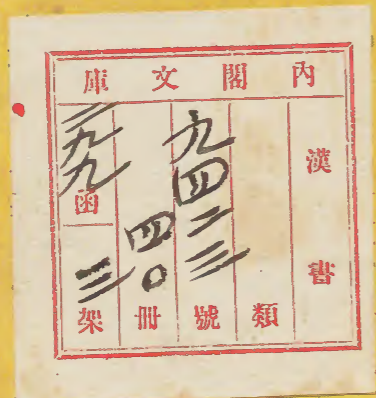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卷二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25 )
函號	299 1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山先生讀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二十五



讀書之序



淺學文集

又曰學者且先讀語孟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

朱子亦曰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向

狗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

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止是明得道理却

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教書它

讀書記

卷之二十一

一

書可見而決矣。又曰：大學者，中庸之戶；庭，中庸者大學之閫奧。又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論語、孟子次之。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摹。大又曰：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挾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又曰：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又語、孟次及諸經，然後觀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西閫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按此答東萊

若書時東萊方令學者讀左氏及諸賢奏疏，又曰：讀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易與春秋。皆未易看。又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以越過。近日學者欲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無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以上論讀書之序

程子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此伊川與人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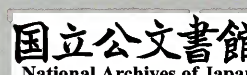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其若直以文字求之視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朱子亦曰學須做自家底便見切己冷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又曰入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又曰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荅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

言言言  
卷之二十一  
三  
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  
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  
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  
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  
上推究始得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  
不自鞭策又曰讀書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  
文字卽意思浮淺看它義理不出又曰聖人言語須  
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豈可以言語解過  
一遍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  
已程子所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

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  
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尹焞問爲學之方曰爲學須是讀書觀書不必多要知  
其約多觀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  
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某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又曰讀書要玩味  
○朱子亦曰讀書着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  
出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曰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  
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闡範之作指意極佳然  
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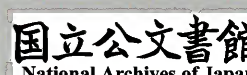
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却只作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又曰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人究竟也又曰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其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

凡看方是有益又曰觀書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乃將以自會曉得法又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沉潛張幹訓義反覆平均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防得取白觀書不可取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啣匝若能啣潛博字看時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其法不削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其必致去其會其義也而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凡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止許之意是如何不可泥看一詩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湯中又將剛來配在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疑凡觀書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議不曉而見意者也又曰學者不泥文義又全皆却速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皆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它大意以須要理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它大意以須要理浚心為益又曰讀書時心宜專意思宜專又曰

凡讀文字如七年且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又曰讀書則此心常在言互相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若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太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



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  
 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  
 換一書乃為有益○又云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  
 首尾通貫決洽方有可玩釋處不然泛觀雜論徒費  
 日用決無所益也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  
 儒亦苦無言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  
 記則是諸儒雜記此亦如詩書限於心象而論  
 凡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於諸儒如有  
 凡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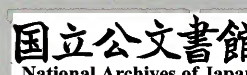
讀而正焉者其至矣又新發明其簡牘大學於言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張得一格則又  
 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其書言義之未無闕此則不可不知若徒從葉上  
 以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  
 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其亂而後其靜益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而求其理未精則  
 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  
 義理都貫却其理未精而求其理未精則其理未精



揚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  
 為得詳讀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未順則非所謂經  
 書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未順則非所謂經  
 義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  
 哉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嘿會於無間靜一之中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之表

自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云又與  
 六人書曰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云  
 云則透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誠有道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辭  
 求之  
 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  
 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  
 理會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位  
 豈容有此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  
 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曰未  
 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



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曰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又曰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如子夏問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和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言宰我疑以暮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或曰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戰爭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疑方始是學問不延平李氏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夫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有曰正身危坐緩視微吟虛心涵味切已省察

又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又曰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

目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冷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又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

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人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余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

遂一覽無遺又問讀書須是有精力或云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緣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又曰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

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又曰讀書閑暇宜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又曰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非欲心在書上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朱又曰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那邊理又到又味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又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其固矣

同讀諸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又曰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又云虛心切已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要體認得出又答學者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今當以此為戒洗滌靜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  
 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讀書須虛心靜慮依  
 傍文義推尋句脉首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  
 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  
 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  
 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別無閑雜說話方是得  
 箇人處若棄却本文肆為浮說都忘了從初因甚話  
 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大病也又曰觀書當虛心平  
 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  
 日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

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讀書之法無  
 它只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  
 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  
 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  
 據自家見識換成爾如此豈復能有所進哉抑曰與  
 學者貪作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問到所不曉之語輒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着若用工麤鹵不  
 務精思只道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譬如飲  
 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又曰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到一生讀多少書若

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此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之弊也問遺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答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正如格物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又曰知讀書有漸甚善俱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

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與古聖賢泯然無間乃為真讀書爾又曰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又曰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矣讀時熟玩味時熟又曰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又曰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讀上

句不知有下句讀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冒中如此做事全讀書須心在簡冊上方可研究義理

本文云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又曰看文字須此心在上面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它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

也又曰大凡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先作則理自然在其中夸入却一當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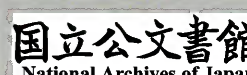
又曰蓄之極則通  
只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亦能自見得蓋蓄積者多忽然一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必鑽研立說但反覆體驗  
二也理頭理會不必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讀書  
須是編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  
巧寧近毋遠

古人文章大率平說而意自長觀書且須觀其平易正  
當處

又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又曰觀書當平心  
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去處不可尋  
從隱僻去處凡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蓋舊日  
讀書專於異同處觀之又曰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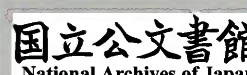
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擣扯在因窮盡其詞  
請用說如此且擣扯在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  
參攷而擣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又曰擣者觀書  
病在只要前不肯退步看愈前愈看得不分明  
不若退步却看將審大槩病在執着不肯放軒正如  
聽訟心先有在張乙底意思便只見得甲底不聽  
有在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提不若姑置甲乙  
文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  
學者有二患一是有自注已意一是有先說後說  
本文云橫渠言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





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令學者有二種病一是王  
 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  
 須來相尋奴則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  
 巧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覘到此  
 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繞  
 安去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此通以健事說則  
 極致處學者須是該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  
 教處所謂本諸身微諸廢民考諸三丘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恢時質儲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感道到這個田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揚云寬以居

之聖人必多說個廣大寬大之意學者要須體之也  
 讀書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似亦  
 或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火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  
 於速之功也不如欲火之速所以欲其速計於火之原  
 觀書當着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不可不  
 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  
 義理自出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曰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之患  
 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  
 為學者計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



立課程耐煩着實而勿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皆  
 覺收斂而勿計近功始夫人之氣雖欲散而不可散  
 矣全文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  
 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  
 此學者之通患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  
 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  
 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  
 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知循序而致謹焉則亦  
 未有益也故今為學者計云云如此積累做得一二五

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  
 然終恐為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見其和氣聖人  
 或問左傳疑義曰子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  
 於左傳有甚義理縱有能幾何如故曰又非求其於  
 賸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不然子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循道  
 之謂教此二句是怎生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  
 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力見得聖賢  
 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

是於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胸中開闊見世間事  
皆瑣瑣不足道矣此出人意料豈容其具此理  
理明後雖讀申韓書亦有得此理者不如此書之大  
尹氏門人有言尹和靖教學者云耳順心得如誦記言  
用功既至誦聖賢言語即已言語不同而心同矣  
觀書當如猛將用兵酷吏治獄大抵心平氣和不驚  
伏直是磨戰一陳直列推究到底始得○又按朱子教  
人讀書有曰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文生道理恰下  
階院想所以要讀書者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  
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世上與人看而今讀書

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冷  
下元有底不是外而旋添得來又曰讀書如理亂髮  
理髮須逐條理教條直又曰讀書須逐句逐字理會  
教通透又曰看文字且逐條看多是事不須碎論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此是  
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  
有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  
經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着少間愈無理會  
處聖賢說話名有指歸且與他逐句逐字上理會將  
去又曰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

見有正經幾個字方好又曰讀書理會得通徹是當  
了則終生更不用再理會後面只須把出來溫尋  
源若不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如不曾  
讀一般○曾表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亦簡先  
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表父詩話載東  
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  
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  
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勿作此意求之勿生餘  
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

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語又出  
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  
每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  
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  
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茫然生深喜之  
以我為有補於學者○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  
南軒張氏讀書樓之銘曰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  
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  
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  
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茫

四馳其鳥予暨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  
 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其全維誦維歌  
 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枯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  
 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焯其明迥然意表大體  
 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為若火始  
 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  
 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益敬益謹茲以提曠書側  
 或庶幾而常而不懈而不懈而不懈而不懈而不懈而  
 以上論讀書之法○又元城劉氏嘗舉馬公讀三  
 國志曹操遺令事以語客客曰非溫公識見不能及

此劉氏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  
 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  
 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愚按朱  
 子歛襟危坐即此意故附見焉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上文云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入理甚  
 分明如一條平坦路道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  
 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乍生強要鑿教深  
 遠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

改之云云朱子亦曰聖賢之言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  
 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  
 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月談經之大患又曰聖賢立  
 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言無窮今必推之使高  
 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  
 平易無窮之味矣

解經不同無害但要切處不可不同  
 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程子勸楊時勿好著書云云學者要當察此言也

楊氏曰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指至此皆格物致知之  
 能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  
 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  
 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立是一個自然之理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  
 為有益

先生謂南軒孟子解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  
 倍信將使學者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  
 體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  
 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

忽遽繁雜也云云其說雖多而實不一也  
 漢儒善說經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玩索經文訓詁  
 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  
 先生謂近世說經者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  
 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  
 未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  
 不相照云云一以貫之立身一固自為之野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是繆處又言  
 讀書先有立說之心此念已外馳矣其說與事不亦易  
 解經當如破的器對面而為商榷者當察此

子以止論解經之法○自易要指至此皆格物致知之  
 事程子所謂讀書講明義理者也故以為廣大學之  
 首  
 右廣大學之一  
 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格也惠  
 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貢之者其所善者  
 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

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  
 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是四事  
 者亦有序耶曰行已恭則其事上也敬非有容悅之  
 私意于民惠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問子產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猶之如此安得短於村  
 而為政不專於寬有非理者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  
 惠不知為政蓋指其一耳○南軒曰子產此四者為  
 得君子之道然君子之道其目亦多矣子產有此四  
 者而已其它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為善故特舉其  
 所長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恕是用希

子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  
 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  
 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蘓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  
 敢斷以為必然也蘓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  
 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中生之事與不若  
 是則又何惡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遷怒相



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它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安夫天理之所當然而其會中休休然初無一毫間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庶幾可以識之矣怨是川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子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

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幾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子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其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或問微生乞醢之說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爲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卽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醢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其求之它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

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之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思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爲言自古聖賢未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過而失於較計而已今槩以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取而爲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矣而問張子韶說乞醢不是不直曰此無它只是要人面

爲互委曲以爲直爾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子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盖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

矣先友鄧著作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是加添之意能恭則禮已盡矣若又去上面添些便是私欲○巧言合色足恭與慝怨皆不誠實者也入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耻與上文乞醜之義相似其○南軒曰是在衆人習以爲常而未知爲耻惟君子于學以爲已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耻焉觀諸此則丘之爲人誠實可知言已亦耻之以明丘明所耻之爲得又可以未聖人與人爲善其辭氣温厚如此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

朱子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字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卜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南軒曰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曰荆衛大夫苟且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  
 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  
 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  
 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或問八章之  
 說曰胡氏之說為備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  
 美非善乎其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  
 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  
 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  
 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朱子曰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  
 至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然不能草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  
問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  
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或問十  
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爲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  
楚子產爲政黜汰移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  
死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  
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  
於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

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  
誠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爲何人獨吳氏爲  
能考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憂楚宜申公子  
申也駟憂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  
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  
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  
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范楊皆以爲盡  
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  
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個人他人便  
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按古注范楊之

說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逸之與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  
 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  
 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煩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知於才者  
 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  
 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  
 矣○南軒曰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當時

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為趙  
 魏老則優若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  
 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  
 處之得其當而已○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  
 然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  
 論人物者但見其長厚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  
 公事則亦未足為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云其言可謂  
 公且平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子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  
 子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  
 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其不信不笑不取  
 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益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  
 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於人為善不欲正言其

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公叔文  
 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  
 笑取何也曰蘓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  
 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  
 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  
 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  
 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鮒  
 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  
 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  
 厚重之士故人之稱之知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

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  
 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莫能不直謂不  
 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  
 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求若不得請則  
 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者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  
 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

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在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南軒曰尹氏云據邑以請非  
 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  
 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  
 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  
 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  
 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  
 矣二君它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



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南軒曰詳觀召陵討  
 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  
 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譎  
 正之異盟主射夷狄以尊周室皆以文節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僂與文子同升諸公請諸公  
 子朱子曰之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  
 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

焉知人一也忘已立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  
 賢而無媚疾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洪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變罪也  
 朱子曰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主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  
 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  
 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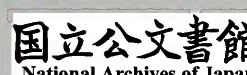


訓之。○南軒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中任直道。○及下。○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朱子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千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按論語所論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

子季文子甯武子子桑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前論今不重出而春秋褒貶尤象又當即全經而考焉。○非此所能盡錄也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觀而觀已之得失然後為有神云。○孟子曰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朱子曰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耳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明士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漁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曰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况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頰頰曰  
 聖用是鯢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鯢鯢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鐘也歸自  
 於陵歸也兄仲子也鯢鯢鰕聲也頰頰而言以其兄



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旣未必伯  
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  
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曰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爲能充滿其志而得爲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  
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  
人倫而可爲廉哉○南軒曰於陵仲子於所當享有  
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  
糟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  
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  
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  
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仲子  
苟以爲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  
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

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為稱焉耳今乃昧  
正大之見為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鵠為不義而不知  
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  
之為惡小廉妨太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  
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惟  
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也象人惑於其迹以  
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  
也嗟乎世之貪昌苟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  
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  
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

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夫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之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

以為不知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象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

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

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而公平各以其分而

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

象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

其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

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

泣而從之之義耳夫其所謂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

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

大章之諫也無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  
 是以爲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  
 不能正敎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  
 不爲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  
 夫欲其父之爲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又  
 近以爲旣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  
 之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  
 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旣異乎世俗之所謂  
 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以得罪于父爲不違安則章  
 亦庶幾其可進于善者而豈當棄絕于君子之門哉

若章得罪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于其  
 門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  
 國之士皆以仲子爲廉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  
 子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  
 能察之○按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  
 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  
 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  
 得論人之法故備載焉若荀揚以下評論人物未必  
 皆當故略之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程子曰四凶皆大才也



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土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法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或言高宗於傳說女王於太公蓋祀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夫是之謂隘君導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粟蓋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

於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說得伯夷隘處要知伯夷心裏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問心也問伐國不問仁人何也曰未知其所以伐如何若武王伐紂則皆仁人也抑下惠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夫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个甚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義人不之責至君子未有一事則議論便生此一理也



白者易汗此又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宜王小惡為大異此又一理也東漢之士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經則皆大賢也

趙苞為邊守虜奪其母招之以城降苞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之城降而求生其母固非也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遠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督以招陵陵降可也庶得之矣

問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也

唐太宗為藩臣佐父取天下一功臣耳而可奪元良之位卒終唐之世三綱不正太宗啟之

又曰太宗知其為英主不謂有人識其惡餘同文曰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又曰唐有天下如正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起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使肅宗使肅宗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曰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至于五代漢之亂

朱子曰鬻拳乃一粗厲之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不足法也

按左氏傳以鬻拳為愛君曰諫以自納於刑刑而不



自志納君於善是豈所以為人君法歟故朱子辨其不  
 然然范甯亦議其非矣  
 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而其事皆非不  
 趙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  
 非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者說孰是朱子曰不然  
 此只是田單會守遂無如之何耳毅其初是合秦魏  
 楚之師因怨滑王之暴故一舉而齊七計墟城及滑  
 間王賈人亦已解脫又恐三國夾分地功隱發遺  
 唐曰以燕之功亦只做得地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  
 位丘城有提不呵敢排不欲取蓋力不能耳云云毅在

是當時亦恣意鹵掠正與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爾○愚按夏候玄以來稱許皆人過至是無餘蘊  
 矣鹵掠事見毅與燕惠王書云珠玉財寶車甲珍器  
 盡收入於燕是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尚少唐太宗一切假借仁義以行其  
 私  
 漢高祖急于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  
 及廣武之會項羽所以不殺沛公者蓋是時漢強而楚  
 小弱使高祖屈意于楚則有懼斃而已惟其云云  
 項籍亦能曉此知殺太公為不可不若歸之可以致

漢之歡心若分羹之說則大不可改議之而以其  
 漢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對策而曰其云云  
 如云卑之無甚高論今人可行之類是也先王之道  
 其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  
 武帝之病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惜其無真儒輔佐不  
 能勝其多欲之私耳然輪臺之悔終是資高故能如此  
 嘗因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帝曰若太子又如朕所為  
 是襲亡秦之迹可見當時自知其非向若能以仲舒為  
 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邪召平高于四皓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

孫而他日有裹屍之禍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  
 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是論也  
 漢儒董仲舒最平正劉向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  
 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言權謀功利時以仁義  
 揜覆之然終救不得  
 漢儒專以災異讖諱之屬為學問亦其類也  
 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  
 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  
 如鍾離意傳所載脩夫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  
 甚可恠也

問黃憲豈得似顏子曰其資質終是美又問若得聖人  
 爲之依歸如何曰又未知其志向何若顏子豈徒一柔  
 善之人觀其敢問爲邦而孔子教以四代禮樂其聰明  
 絕人可見矣

人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亦漢賊也若權有意  
 興復漢室當與先王并心合謀以正曹氏之罪奈何先  
 王稍能自立卽摧而仆之其襲取關羽之類是也  
 權自知與操同是切據土地之人若先王可成必滅  
 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奸謀蓋不可掩平日所與先  
 王交通姑爲自全計爾

問羊陸之事曰此敵國相傾之謀耳非善意也觀陸抗  
 正是彰其德於祐之言斯可見矣蓋四君其不合並  
 舉如石勒脩祖父母墓亦相類也夫未心皆長然善與  
 嵇紹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足以贖事讎之過三者正  
 不相掩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亦不足  
 唐史贊太宗功德兼隆蓋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  
 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揆以聖門之法則  
 此二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人

顏魯公是有忠義而無意智之人是矣又問若得聖人  
 是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兩拜後來知得  
 方罵○愚按顏公始以節制之權遜賀蘭進明不居  
 功之意甚矣而不知進明之不可恃晚為盧杞所忌  
 不知引去以全明哲保身之道皆於智有所不足朱  
 子之評當矣

南軒張氏曰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公之  
 學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  
 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  
 想多只是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

德亦所以與人為善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董公仁義  
 之說此二事可驗  
 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當矣帝雖能言而自  
 亦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  
 ○于定國為定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揚韓  
 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  
 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會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

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  
 人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功也  
 問趙苞當初不當為邊守曰然當擇於初至是無可為  
 者非不忠則不孝矣又曰温嶠當時只當終老北方不  
 當棄母  
 劉元德言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大  
 哉言乎足以得人心矣  
 因言玄德胸襟是大小大向在淮上有歸正人來或  
 欲不受因舉此言謂此等皆吾之赤子以相隔絕不  
 得得見其父母幸而有路歸來父母閉戶而拒之可乎

孟宗當與立傳又曰孫翊之妻能報夫之讎又不汙其  
 身可謂智仁勇三者兼全矣  
 言史傳中煞有好人埋沒而不顯者如吳王下詔方事  
 世之殷國家多難凡在職遭喪而奔赴者置之決辭誤  
 命孟宗喪母奔喪已而拘之聽刑賴陸遜等力陳其  
 素具減一等如此等人是甚力量當云云雖是一事  
 關係甚大又如孫翊之妻云云  
 李太白從永王璘非必有意於璘之爵祿也亦是疎快  
 忽過耳若杜子美則無此  
 自語孟論人物至此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辨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者也然諸老先生所論多  
 心已見諸篇其評將相大臣事業又當悉入乙記至若  
 司馬公通鑑范氏唐鑑致堂胡氏讀史管見及龜山  
 者史論了齋人約與南軒諸老先生史論當即全書而  
 觀之故今獨取程子以下數條列之於此以為廣大  
 觀學之一條云在宋以前之類國勝至德等代其  
 世間常有一種邪說與正說相對如唐肅宗時議陷賊  
 官罪李勉議當以九等定刑而當時却恐堅河北叛臣  
 之心不知所以正叛臣之罪也若之亦予人如備絕不  
 孟又如渡江之初衆論欲先追駕而後即位而黃潛善

然汪伯彥則唱為先即位之論正論常見危邪說常見  
 曰安使吾人平日間暇講究必不到得錯只恐利害倉  
 卒之際錯了路岐某觀昔賢多是於利害倉卒之際  
 曰錯了是故學不可不講氣不可不養

右廣大學之二

然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講論古今人物而辨其  
 是非也

孟子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

朱子曰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

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  
 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一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授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又問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蹤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  
 下也孟子嘗言舜棄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  
 而不知天子父之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  
 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入倫之至  
 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



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舜而  
賴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  
孟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聖人之所以爲治者循  
天理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有則雖舜何  
然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爲狂是未之思也又以  
爲臯陶旣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是又未之思也臯  
曰陶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以申竊負之義於後是乃  
良天理時中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微孟子孰能推  
曰之○按程子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爲格物致知  
然之一事然所謂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

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中庸  
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今獨取孟子一章列之  
於此蓋其事乃天下之至難而聖賢處之曲書其道  
此卽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  
爲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不雜以世俗利害之私  
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

右廣大學之三

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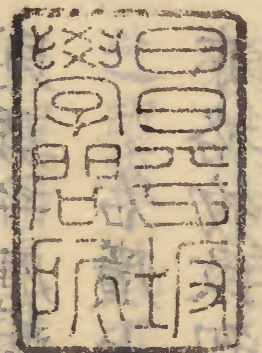
西也

讀書已

卷之二十一

四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二十五終



...天理之所有則雖舜何...  
...其國不備其政...  
...地雖遠事之太却...  
...其地蓋其事...  
...文報中...  
...以報其...  
**文政**

Small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